

我到台湾念书,算上交换生时期,已经第四年了。在这四年中,只有一年的春节在台北度过,那彻底打破了二十多年来的惯性。我母亲说,“过年你不在,特别冷清。”我很意外,即使我不觉得我在与不在会有多重要,但到底还是感到心酸。

去年很早时,母亲就叮咛我一定要回家过年。为此她不惜让我随便开条件,点菜或者要礼物。我说我没什么要求,就是想尝尝春卷。台湾的小吃虽然好,但毕竟不是上海的味道。馅少了冬笋和荸荠,醋也不是镇江醋。酒不是绍兴酒,还少了一年一度风干的咸鳗鲞。母亲一口答应。

但回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吃到春卷。母亲的确变着法儿做菜,短短一个礼拜里,我吃了香菇焖蒸童子鸡、红烧牛肉、腌笃鲜、葱烤大排、葱菜炒竹蛭,早餐更是有我念兹在兹的黄泥螺、大头菜、糖年糕……我不便抱怨还有那个遗漏“小愿望”,想想大约母亲忘记了。

我母亲的春卷儿,饱满、丰盈,每只都塞得差一点就要破皮,又控制得刚刚好。内馅是娃娃菜、肉丝、香菇、冬笋与荸荠。在台北吃饭时,我很少会点春卷,我不喜欢那种扁扁像被睡过的记忆枕一样的小食。我觉得那是母亲的专利。

因为开学早,我总在初四就动身返台。去年也是一样。初四晚上,我将行李打点好,就打算要休息了。忽然听到厨房一阵“兹啦”清脆的油响声,而后从门缝里漫过一阵细细的白烟香。母亲炸春卷了!端到我房间来时,盘里金黄酥脆五只春卷热腾腾地躺着,母亲说:“喏,到底是姆妈。想想还是要给你吃一吃。”

“那你为什么之前都假装忘记了啊?”我边吃边烫嘴地问。“你知道起个油锅我要擦多久吗?你东西真是不方便啊!”母亲幽幽地说。“但是后来想想你又走了,就舍不得。最后还是炸了。明早你上飞机前还能吃一顿。反正也弄脏了。你走了我再慢慢擦。”她又补充道。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心里是开心的,但更多是觉得好吃,那真是我想念的滋味。

但等不及我先吃完表达谢意,母亲就开始自夸:“吃遍天下盐好,走遍天下娘好。你外婆跟我说的,我到现在才

懂。”“哈哈但我已经懂了,我比你强。”我回答。

母亲白了我一眼,笑了起来。她看我吃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因为我的狼吞虎咽,我们甚至什么话也没有说。她最后将盘子端走,嘱咐我早点睡觉,就静静关上了门。

那天,其实我是熬过零点迎财神的爆竹声后才真正睡着的。脑海里跑过许多往事,快乐的,不快乐的。自由的,及自由背后的代价。即使我从觉得我在与不在会有多重要,但到底过年,还是会感到心酸。

时易世变。五月的时候,听说外婆罹癌。这突如其来变故,令我整个家族生活的节奏开始紊乱。我夏天回家,也再体会不到那种“唯我独尊”的优待,几次去看老人,她都消瘦得令人心惊。母亲要给外婆做饭,自然“怠慢”我。她甚至常常说对不起我,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并不是这样一回事。

有天我对母亲说,今天我来做饭吧。她不置可否,好像也没有表现得特别意外。我是在学习做饭之后,才略微有一点懂得前几年母亲的小顾虑。好吃的东西不仅需要花费气力准备,更需要收拾的耐心。无论是春卷,还是我早已通过网络上的菜谱熟知原理的糖醋排骨、红烧鱼、鲑鱼豆腐汤……油炸是不可避免的,但料理的准备与善后却颇费苦力。

母亲那天从医院回来,就特别激动。我已经做完自己生活所累积的全部成果。她笑盈盈地说:“我居然也有现成饭吃了!像去姆妈家里一样。”听得我也笑盈盈。

但她越吃越沉默,最后我们之间竟然什么要紧的话都没有说。我问了她外婆的状况,她答了一些,又遮蔽一些。最后忽然说:“妈真的老了。现在你没有妈妈也不会没有饭吃了。我也好放心了。”听得我十分难过。

想到井上靖写过的,父母是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屏障。然而,再坚固它总是会消失的。要孤零零站立于苍茫人世间,我与母亲之间忽然有了一些互相懂得的复杂滋味。

我问她:“好吃吗?”她说:“太好吃了。”但我却没有理应表现的那么高兴。

饮食记

张怡微



关了电脑,“玩吧”网友的文字却还在脑中盘旋:深夜的马德里,打烊的商场门廊里铺着两卷方正的铺盖,上坐一男一女。黯淡灯光下男子捧一本厚厚的精装书,读得入神……

我思绪纷繁。先是惊叹:落魄至此还痴迷读书,莫非是高尔基再世?我见过迷手机的流浪汉,没见过嗜书的。继而叹息:酷爱读书却沦落街头,简直是一场读书无用的行为艺术嘛!忽又想起余秋雨《流浪的本义》中描述的巴塞罗那流浪者。

他们大抵靠卖艺为生,无蒙袂辑履的潦倒相,却有绅士风度。

性情与民族性格不同,他们流浪并非全出于穷途末路,有的还把它视作百味人生的一段经历。有理由相信,流浪决不是这两位归宿。他读书,也读世界,说不定哪天会写出一部新的《在人间》来呢。

今宵灯谜

孙鉴
“超级丹”比分落后惹人恼
(成语)
昨日谜面:玄德云长皆豪杰(电视剧)
谜底:《飞哥大英雄》
(注:飞,张飞)

玉兔传说(剪纸) 奚小琴作



教师节刚过,有几句活本想节里说,但担心不合时宜。如今节已过了,就不再避讳,一吐为快吧。

话题涉及师生恩怨。按常规讲,师爱护生,生感恩师,师生关系原是人世间最宝贵的一种关系,提起来都让人羡慕。笔者从教数十年,如今垂垂老矣,最高兴的事就是同各年代的学生聚会,要说恩怨,无非是胜过亲情吧。

可这些年接触到一些现象,情况却大不一样了。从网上读到一位初中生写的短文,题目挺吓人,是《我恨你,老师!》这位学生是农民工子女,家境虽清苦,但还过得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兴“补课费”了,起初是一门数学,一个月两三百元,接着外语、语文等等也都“补”了起来。数百上千元的额外支出使家里的饭桌上再难见鱼肉荤腥,而难得打一次“牙祭”,爸妈总是把荤菜往孩子碗里夹,孩子吃得下去吗?想想自己学习成绩还不错,那就别“补”了吧。可一想到老师在课堂上有意不把内容都讲透,成心把一些难点留在“补”课时解决,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真的去省那笔“补课费”呢?思来想去,不由得就喊出了“老师我恨你!”的呼声了。

这位学生所讲的费用还是正儿八经名正言顺的,另有些校外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有偿授课之类,就

最近连续看了两遍《历史转折中的的邓小平》(下面简称《邓》剧),第一遍是在中央综合频道,第二遍是在东方卫视频道。所以连看两次,是因为电视剧里每一个“转折”的时刻我都经历过,都能深刻理解,并且他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措施都与我休戚相关,令我受益无穷。在看时我心情万分激动,经常双眼噙满泪水。小平同志扭转乾坤,挽救了处于危难中的中国。他不仅救了全国,也救了我全家。

我的大哥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农村,1979年得以彻底纠正而

被任命为某研究所所长。我的二哥在“文革”初期含冤自尽,1979年平反,落实了政策。而我本人的命运,更是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全靠小平同志使我得以有今天。

“文革”后期,在瑞金医院工作的我突遭厄运,身陷囹圄达5年之久。1980年出狱,上街时我总是低着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怕与熟人狭路相逢。一天偶见报载,上海外国语学院向社会招聘高级英语教师,我为生计所迫,就大

胆地去报名应试。当时应考者有三百余人,我就像老童生考秀才那样埋头写考卷,不敢旁视他人。考后约一周,突然接到通知,说是笔试及格了,让我去面试,不禁喜出望外。面试时我对答流利,自付大概能通过。可是在家中等了10天,却音讯全无,我想这准是“政审不及格”,我头上还戴着“刑满释放分子”的帽子哩。不料第二天接到上外电话,我被

来,无意中获得了自己公号文章转发之最,并收获了许多反馈。更让我欢喜的是,开设公号不仅督促自己不停地观察、思考、写字,甚至带动了周围朋友的自我总结与表达,有妈妈主动发来小文,记录她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和娃全天贴身肉搏之后,对“全职妈妈的自我界限”的思考;也有在医院超声科工作的妈妈,主动要求为公号写一篇科普文讲乳腺健康的维护。

平时最快乐的事,也莫过于推送发出后,在后台收到订阅者的留言,某日开设互动话题“说说你生孩子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收到了六七十条,总计近万字的互动留言,有笑有泪,

师生与恩怨

过传忠

更非区区两三百元所能对付得了的啦。怎么办呢?愿者上钩吧。

其实,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抵制、反对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的事情,少说也有十多个年头了。有批评的,有罚款的,有在考核、升等中作为一个项目“一次性否定”的,有因此而当不了模范、评不上特级教师的……措施不能说不多,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有越演越烈之势。

原因为何在呢?从学校讲,有偿家教涣散了教师的精神,增加了学生与家长的负担,道义上确实是负面的行为。但从表面上看,办学毕竟没有直接的坏处。尤其在“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踏踏实实”的情况下,补课怎么说对学生提高分数也是有利有用的。于是,从教育部门到学校,各级领导或眼开眼闭,或无可奈何,甚至还有公然提倡的。怎么抵制得了呢?

从教师讲,有偿家教对自己终究不无小补,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眼看着同学、朋友买房的买房、购车的购车,若单靠每个月的薪水,何年何月才能如愿以偿?看看前些年从“摆圆台面”开始起家

“邓大人”,谢谢您!

钱绍昌

录用了,让我去人事处报到! 3年后我的错案被纠正时,上外的人事处长王益康才告诉我,当时我的成绩是第一名,在是否录用我的问题上有很大争论,是王季愚院长这位可敬的老革命和老翻译家毅然拍板录用了我。让一个“刑满释放分子”登上大学讲堂在国内尚无先例。在看了《邓》剧后,我才知道小平同志在1977年恢复工作后就反复强

调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相信,当年王季愚院长大胆做出的决定必然是受到了小平同志这番话的影响。

小平同志一回到台上就立即抓恢复高考的事,让下乡多年的知青们欣喜若狂。1978年春季和秋季先后有数十万知青进了大学。我有幸在1980年教他们三年级的英文。他们经过多年自学,根底很厚,理解能力强,爱提问,给他们上课是一件愉快的事。在《邓》剧中,小平同志在黄山上巧遇一些报名高考的

那一个晚上我都掩不住唇边笑意,因为觉得有许多真诚的能量和莫大的信任聚集到了这方小平台面上,弥足珍贵。曾经我这样评论严歌苓:“写作不光需要天赋,更需要勤奋,不仅是勤奋地写,更需要勤奋地观察,摄入,思考……一个人能长期对泥沙俱下的生活抱有新鲜感和敏锐度,这本身就很不容易。”这便是我开公众号的初心,也是最大收获,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另外,我的公号叫“和松妈妈去游河”,欢迎你也“扑通”跳进河里,和我分享有关育儿、亲子阅读等心得,一起在生命的长河里极目悠游。

来,无意中获得了自己公号文章转发之最,并收获了许多反馈。更让我欢喜的是,开设公号不仅督促自己不停地观察、思考、写字,甚至带动了周围朋友的自我总结与表达,有妈妈主动发来小文,记录她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和娃全天贴身肉搏之后,对“全职妈妈的自我界限”的思考;也有在医院超声科工作的妈妈,主动要求为公号写一篇科普文讲乳腺健康的维护。

平时最快乐的事,也莫过于推送发出后,在后台收到订阅者的留言,某日开设互动话题“说说你生孩子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收到了六七十条,总计近万字的互动留言,有笑有泪,

的同行,有的已车、房到手,“功成名就”,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既然有例在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下海”一试,非要“守身如玉”呢?

最后,从家长讲,更是有苦难言。说“周瑜打黄盖”吧,毕竟并非心甘情愿。收入好一些的且不说,像上面提到的那个农民工家庭,支付“补课费”不啻从脖子上剜肉吗?然而,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位家长又敢于抵制呢?倘真因此而耽误孩子一辈子,不要后悔吗?

总之,只要“把教育只当成一项产业”,只要“把进校读书只看作一种物物交换”,只要“不把人才看成是国家社会的而只是父母家庭的私产”……只要这一类的理念阴魂不散,“有价”补课的问题确实是很难根治的。

要告诉孩子们,光“恨”老师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好的老师,不贪利的老师也大有人在。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毕竟是崇高伟大的,毕竟是每位有良知教师的楷模。

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改革,究竟该如何向前发展?但愿从中央到地方,都能更深入地思考,更有效予以解决吧。

师生本该无恩怨,让这些恩怨怨早些成为历史吧。

知青,他对年轻人说:“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将来是国家的栋梁。”的确如此,我见证了这句话。上外英语系78级毕业生于今年年初举行返校大聚会,把当年的老教师都请了去。阔别30余载,见到他们,我高兴极了,这些人果然成了国家的栋梁。小平同志的预言成了事实!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遵照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指示,上海电视台率先进口了大批美国影视片,我有幸翻译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鹰冠庄园》、《大饭店》、《成

长的烦恼》等等。大陆居民争着观看久违了30余年的好莱坞电影,收视率竟达到30%以上。

我的大女儿在“文革”中努力学小提琴,一心想将来能考上部队文工团,就可以不去修地球。1978年一听到恢复高考,立刻丢下小提琴习功课,后来她果然考进了复旦大学。我的小女儿“文革”中尚在念小学,“文革”一结束,她顺利地升学了。

小平同志,您救了中国,也救了我全家。感谢您,“邓大人”!



边看边聊



七夕会 时尚感觉